

M. Maeterlinck.

Everything Is so Calm

Maurice Maeterlinck

万物如此平静

[比利时] 梅特林克 著
王维丹 译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万物如此平静

[比利时] 梅特林克 著
王维丹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物如此平静 / (比) 梅特林克著; 王维丹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594-0969-0

I. ①万… II. ①梅… ②王… III. ①散文集—比利时—现代 IV. ①I56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2654 号

书 名	万物如此平静
著 者	(比) 梅特林克
译 者	王维丹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969-0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双重花园

001 我们的朋友：狗

013 幸运的神殿

020 剑之赞

026 在汽车上

032 春之讯息

037 蜜蜂的愤怒

042 田野之花

047 菊花

052 旧时芳华

花的智慧

063

蜜蜂的生活

086 一、在蜂巢门槛

100 二、分蜂

136 三、城市的基础

146 四、蜜蜂的生活

173 五、年轻的蜂王

196 六、婚配飞行

215 七、屠杀雄蜂

219 八、种族的进步

227 九、生命的本能

双重花园

我们的朋友：狗

一

几天以前，我丢了一只小斗牛犬。它刚走完短短六个月的生命历程，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历，才睁开慧眼去看世界、爱人类，就在死亡的残酷秘密面前又阖上眼睛。

也许是反喻其意，送我这小狗的那位朋友为它起了个让人吃惊的名字，叫佩利亚斯。为什么要给它新的称呼？一只可怜又可爱、忠诚又忠实的小狗如何能让一个真实的人或者一位想象中的英雄名声扫地呢？

佩利亚斯有个很突出、很有力的前额，像苏格拉底和魏尔伦^①的前额长的那样，还有一只扁平的鼻子，透着粗野俗气。那略黑的小鼻子下面对称地垂着一副大下颚，这让它的头呈现巨大的三角形，给人感觉是个顽固不化、心机重重的威胁。严格地按照犬类物种法则对自身种类的自然美丑标准来看，它是漂亮的那种。而且，

^① 苏格拉底为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保尔·魏尔伦为十九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

它的笑多么亲切和蔼、纯真无邪，恭顺中饱含款款深情和绵绵不尽的谢意。笑容里的那种自我舍弃点亮了，至少是拥抱了外表那可爱的丑陋面具。那样的笑是从哪里绽放出的？是来自天真动人的眼睛？是源自竖起来聆听人类话语的耳朵？还是出自不会因欣赏与爱恋而皱起的前额，或者是由于碰到自己臣服的神明再度伸出手或是投来目光而欢乐，所以笨拙地扭到另一头，以表明小小的躯体内充斥着亲密无间和兴高采烈的尾巴？

佩利亚斯生在巴黎，被我带到了乡村，那时爪子还没成形却已经壮实，肉乎乎而不是硬邦邦的。开始新生活的它穿行在那些从未探过的小路，顶着自己平平的鼻子，缓慢地拖着自己既大又沉的脑袋，似乎脑中满是想法所以显得很有分量。

这个不知感激还格外忧伤的头脑就像一个劳累过度的孩子拥有的，正着手进行在生命之初每个大脑所承受的超负荷工作，必须在不到五六周时间内就对宇宙形成一种脑海中的印象和使自己满意的一种概念。在长辈和兄弟以其全部所知倾囊相助下，一个人需要花三四十年时间才能形成大致的宇宙观，而谦卑的狗却不得不为自身着想，在几天内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在一位无所不知的神明眼中，狗难道没有和人类同样的分量与价值吗？

而佩利亚斯的问题在于，要了解可刨可挖的地面，那里有时会出现些让自己吃惊的东西；要放眼自己兴趣索然的天空，因为那里没什么可吃的，所以只扫视而过就一劳永逸不再凝望；要寻找草地，找到那些长势喜人的青葱草地、富有弹性的清凉草地，找到能奔跑运动的场地，找到一张宽敞舒适的床铺，这样就可以神清气爽地躺在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坪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茫无目的地进行上千次急迫又好奇的观察。有一些是必须要掌握的，比如：没有其他方式指引，只有经受从顶部跳下的痛苦才了解怎样计算物体的高度；证明追逐会飞走的小鸟是徒劳之举，以及确信了在遭到

树上的猫挑衅后，自己无法爬上去还以颜色；分辨出让自己美美入睡的阳光地带和睡得瑟瑟发抖的阴暗角落；模糊意识到雨水不会落进屋子，水里又冷又危险不能栖身，隔着一定距离的火苗是有益的，可如果太接近，它就成为可怕的事物；留意草坪、农场以及时会有大型动物出没的道路，那些大个子长着有威胁的犄角，也许有的动物天性温和又总是悄无声息，还有的可以默许自己带着些好奇嗅对方的味道而不觉得受到冒犯，但对方会把真正的情绪留在心里计较。它有必要从那些遭受痛苦和羞辱的实验中了解到，在众神的居所里不能毫无分别地任意遵守所有的自然法则；认识到厨房是那神圣住处里最惬意的地点，享有特权才能进入，不过由于地位关键的厨娘猜忌心重，所以很难得到进入厨房的允许；明白门是重要又阴晴不定的决断物，有时能引来幸福，不过最常见的是紧紧关闭，缄默冷峻，傲慢无情，对一切哀求都置若罔闻；永远承认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那些毫无疑义的祝福、通常都困在罐子和炖锅里的东西几乎都是无法接近的；知道如何带着努力学到的冷漠去看待那些自己不能靠近的物体，对此也不要放在心上，既然怀有敬意地仅仅稍微用舌尖舔下就足以使屋子里的所有神明一致燃起怒火，那么就告诫自己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些圣物。

然后，桌子对它来说是什么，上面放的东西真多，实在无法猜出是什么；可笑的椅子又是什么，竟然不能允许自己在上面睡觉；在自己能接近的时候都是空的盘碟算什么；驱逐了黑暗的灯又算什么……有多少命令、危险、禁忌、问题、谜团在负荷过重的记忆里无法分门别类！……而如何把它们与其他植根于内心和本能中更狂野、更霸道的法则和谜团调和？那本能时时刻刻都在迸发和滋长，源自时间与种族的深处，侵入了血液、肌肉和神经。而且，那本能会突然确立自己的存在，其声势比疼痛、主人的命令和对死亡的恐惧更强大，更不可抗拒。

那么就只援引一个例子。当人类的睡觉时间到来时，它就要返回自己的窝，围绕四周的是黑暗、静谧与夜晚可怕的孤独。主人屋中的一切都进入梦乡。在神秘现身时，它感到自己很弱小，知道在阴暗中遍布着盘桓徘徊、伺机而动的敌人，对树木、呼啸而过的风以及月光都有疑心，喜欢屏住呼吸隐藏压抑自己。可它仍然必须保持警惕，即使听到的是最轻微的动静也必须要从藏匿处挺身而出，面对莽撞地打破地面宁静的不可见物，要独自冒着危险去打倒飒飒作响的恶魔和罪恶。不论敌方是谁，即使对方是人类，即使那人也许与自己出于职责所在而要保卫的神明是兄弟，它也必须不假思索地发起攻击，扑向那人的喉咙，用自己也许在亵渎神灵的牙齿紧咬住那人的血肉之躯，将那与自己主人相似的手和声音散发的魅力置于不顾。它绝不会哑然沉默，绝不会企图逃跑，绝不允许自己被诱惑和收买，然后因此迷失在无援的深夜，而是只要一息尚存就持续着英勇的警告行动。

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责任，是根本的责任，比死神的力量还强大，甚至连人的意志和愤怒都不能叫停。人类最初同每种生物争斗的所有不堪历史都与狗的历史有关，由此人们也都不会淡忘它的存在。而今，在我们更为安全的住所里，我们碰巧因为它不适时的热情而施加惩罚时，它就会投以惊讶的责备目光，像在告诉我们错在哪里，而且，假如我们无视曾经共同居住在洞穴、森林、沼泽的时期与它订立的同盟约定，它会不顾我们违背与否，继续忠实于其中的主要条款，尽管那真理中充满了陷阱和不友善的力量，仍旧不断向生活的永恒真理靠近。

而需要投入多少的关注和研究才能成功地履行这种责任啊！从两种生物共同居于平静的山洞和荒废的湖泊直到如今，这责任已经变得多么复杂！一切曾经都那么简单、容易和清晰明了。山洞孤零零地开在山冈的一侧，所有靠近那里的、所有平原或树林中

的地平线上移动的无疑都是敌人,但今天不能再这样判断了……它必须熟悉一种自己并不赞同的文明,似乎要理解成百上千无法理解的事……很显然,如此一来整个世界不再属于主人,它的财产受到莫名其妙的限制……因此必须首先了解清楚那圣域在哪里起始。谁会因自己受苦,谁会因自己止步?每个人,即使穷人都有权在路上通行无阻。为什么?它并不知道。这是它还要去探明的事实,不过这注定是它要去接受的。幸运的是,另一方面,有一条没有人可以走的畅顺之路。这条路恪守着优良传统,绝不会忽视那些传统的存在,因为通过这条路才能走入它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

想要个例子吗?比如它正在一束阳光的照耀下安静地熟睡,光芒也覆盖到以珍珠装饰的厨房门槛。在纸花饰品镶边的架子一角,陶器罐彼此挤靠着取乐。铜焖锅正和光滑的白色墙壁上散射的光点玩耍。家用的炉子发出轻柔的哼响,逗弄着三只平底锅幸福地起舞。透过炉子内部点亮的小洞,那不停朝着它喷出的火舌似乎在显示出好狗勿近的轻蔑。在敲打用餐的重要时刻到来之前,那只橡木座上呆腻烦了的钟来回摇摆着自己的镀金肚脐。一些狡猾的苍蝇在戏弄着它的耳朵。光亮的桌上躺着一只小鸡、一只兔子、三只鹌鹑,还有一些被称为水果的东西——桃子、西瓜和葡萄——再就是些毫无用处的了。厨娘取出一条大银鱼的内脏,没有给它而是扔进了垃圾箱。哦,垃圾箱,你是取之不竭的宝藏、意外横财的收纳器、屋中的珍饰盒!在那里,它应该有一份,秘密地留给自己精美的一份。但现在并非如此,自己那份似乎还不知在哪里,因为它被严令禁止在垃圾箱里翻找。如果人类以这种方式限制它接触很多让它心情愉快的东西,生活确实就会变得乏味。如果要被迫遵守储藏室、地下室和餐厅的所有规定,那它的日子就很空虚了。

幸好主人心不在焉，不会长久地记住随意下达的那些指示。他是很容易被糊弄的。所以，只要有耐心等待时机，它就能达到目的，还能随心所欲。狗顺从于人，视人类为神明。可它绝非毫无独立、明确又冷静的道德。那道德感大声宣告，如果自己做的事不为主人所知，不正当的行为也会变得最有合法性。因此，让我们闭眼已经见到事实的警觉眼睛，装作进入美梦，梦见了月亮吧……

听！在可以看到花园的蓝色窗户上传来轻轻的敲击声！那是什么？没什么特别，是一支山楂过来看看我们在凉爽的厨房做什么。树木都有好奇心，也容易激动，但不在人类考虑中，人们不会对那些树指手画脚，因为没有背负责任的那类生命听命于风，而风是毫无原则的……那又是什么？它听到了脚步声！……起身，竖起耳朵，鼻子警觉起来！……那是面包师走到了栏杆前，邮差在打开椴树篱笆间的小门。这些人是朋友，所以一切平安无事。他们带来些东西。于是它可以打招呼，小心地摆动两下尾巴，带着一副欢迎惠顾的微笑……

又一次警报！现在是什么状况？一辆马车赶到台阶前。这个问题就复杂了。第一反应是把那些马好好地训骂一通，可那群高傲的大块头动物毫无回应。同时，它会用眼角余光审视那些下车的人。他们衣冠楚楚，信心十足，可能会坐到众位神明的桌旁。为了显示自己尽职尽责，而且是有头脑地恪尽职守，它的得体做法是轻啸中不带任何刻薄之意，而是有着些微尊重口气。尽管如此，它还会保藏一份疑心，偷偷跟在客人背后，为了察觉到任何隐藏的动机，它以一种心照不宣的方式不断嗅着空气。

而厨房外回响起一度停止的脚步声。这次是那个拖着拐杖的穷人，那个毫无疑问的敌人、遗传了世代恶意的敌人，那个在堆满骨头的山洞外游逛的敌人突然在自己种族的记忆中再次出现，那就是敌人的直系后裔。愤怒冲昏了它的头脑，接着吠叫声大起，牙

齿在仇恨与怒火中格格作响，要去咬住这不共戴天仇敌的臀部。这时，厨娘抄起了扫帚，那是她一度弃用的权杖工具，如今却用来保护那个叛逆者！于是它不得不退回自己的窝，眼中尽是因为无能为力和深觉不公而燃起的熊熊火焰，恐吓却无济于事地咆哮着，暗自心想：这就是全部结局，人类的思想已经失去了公正和不公的概念……

一切就是那样吗？还没有结束。因为最渺小的生命也是由无以计数的责任组成。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要在这两者的边境上营造一种幸福的景象是一项长期工作。假如有一种神明并非如我们所想，不是大脑的产物，而是真实可见、一直存在着、活跃着的，就像人类相对于狗而言，是更高一等的存在，而我们被迫要为这样的神灵服务，同时还不能超越自己的世界范围，我们应该如何行事？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佩利亚斯身上。它已经非常清楚要做什么以及怎样是以主人为先的举止。但世界不是到了房门就到了边界，围墙外、篱笆外的世界没有谁来监护照管，不再像家里那样如鱼得水，那里的关系都在改变。它要怎样站在街道、田野、市场和商铺？经过困难又细致地观察，它懂得不必注意路人；除了主人以外，谁也不听从；对于轻抚我们的陌生人要礼貌却不必热络。接着，它必须对我们的兄弟和那些其他的狗认真地履行某些神秘礼仪的义务；尊重鸡鸭；即便面点师无礼地把蛋糕放在舌头够得着的地方，也不要试图对他们的作品做评论；对在荒芜台阶上做鬼脸刺激它的猫要表现出一种无声的轻蔑。但有一点不应忘记，要记得有一种行为是合法甚至值得称赞的，那就是追杀老鼠、野兔和一般说来所有不能与人类和平相处的动物（它学会以神秘的记号来认识这些动物）。

除此以外还有更多！……佩利亚斯在面对那无数问题时经常

显得心事重重，由于脑中满是担心挂念以及不能理解的问题，它谦和的表情常常如此高深莫测、严肃凝重。对此人们还会觉得惊奇吗？

噢，它还没有时间去完成漫长又沉重的任务。为了让它接近一个更明亮的地带，大自然将那任务置于它的本能之上……一种特性神秘的疾病似乎专门为了惩罚那唯一成功地离开出生世界的动物，一种来由不清的疾病带走了数百只聪慧小狗的性命，现在也给佩利亚斯的命运和幸福教育画上了句号。如今，所有那些为了实现更多点光亮的努力，所有去爱的热情、去理解的勇气，所有深情的欢乐与天真的示好，所有那些向人类寻求帮助以对抗不公死亡的那些友好和忠实的表情，所有那些不再是人类世界的无尽深渊中发出的闪光，所有那些与人类相似的小习惯都悲伤地倒在冰冷的地面，躺在一棵开花的老树下，留在花园中的一个角落。

二

人们爱狗。在自然法则那顽固不变的和谐中，将物种间相互隔绝的藩篱原本在任何地方都无法穿透，而唯一的例外就是，为了更靠近我们，一种生物成功地穿过这样的屏障，展示出对我们的爱。如果考虑到这些，人对狗的爱应该要增加多少！我们是孤独的，在这个因机会巧合而存在出现的星球，我们是绝对孤单的。而且，所有我们周围的生命形式中，除了狗以外，没有谁与我们结盟。很少有生物害怕我们，大多数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存在，那其中也没有一种会爱我们。在植物世界，我们拥有哑口无言又静止不动的奴隶，舍弃自我而为我们服务，一味忍受着我们施加的法则和束缚。它们是无能的囚犯、无法逃跑的受害者，却在静静地反抗。一旦离开我们的视线范围，它们就急忙地背叛我们，回归它们从前的荒野和肆无忌惮的自由土壤。假如玫瑰和小麦有翅膀，就都会像

鸟儿一样在我们靠近时飞走。

在动物中只能数出少数几种听从我们的奴隶，而唯一的驯服方法就是利用它们的无情、怯懦和愚蠢：喜怒无常又懦弱胆小的马，它只对疼痛有反应，不依附于其他任何事物；逆来顺受又垂头丧气的驴，同我们在一起只因为它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要去何处，但在棍棒和鞍勒之下，不管是谁都能让它牢记在耳边听到的指令；母牛和公牛，只要有食物果腹它们就觉得幸福，它们驯服是因为几百年来都没有产生过自我意识；惊恐不定的绵羊，除了恐惧以外它根本不懂得有什么主人；母鸡忠于养鸡场是由于在那里它能比在附近的森林中找到更多的玉米和小麦。我不想谈到猫，除了它体形不大，没有食用价值外不值一提；猫性情凶残，目中无人、藐视一切的它之所以容忍我们，无非是因为我们让它做了成为屋里累赘的寄生虫。至少猫会在内心诅咒我们，而以上其他的动物在我们身边生活，就像在一块石头或一棵树旁边生活那样。它们不爱我们，不了解我们，很少注意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与死、离别与归返、悲与喜、欢声笑语。只要我们不再发出威胁，它们甚至都不会听出我们的声音。它们看着我们的情景可以用对我们不信任也不理解的马为例。第一次见到我们时，它的眼睛里仍然萦绕的是对麋鹿和瞪羚的印象。或者它的眼中带着迟钝的迷思，看到我们这件事就像牧场上发生的一件无关紧要之事，短暂得眨眼而过。

数千年来，这些动物一直在我们身边生活，对我们的思想、喜好、习惯如此陌生，我们就如同关系最疏远的星星，昨天才坠落地球，落到它们身边而已。在把人类与其他所有动物分隔开的宽广间隙中，我们不过以耐性的力量才成功地让它们朝我们迈出了不真实的两三步。而假如明天让它们回到从未被我们改变的最初感觉，假如大自然赐予它们可以征服我们的智慧和武器，我得承认自己不会相信马匆匆了事的报复，驴顽固的报复和绵羊有失常态的

温顺。我会像避开老虎那样躲避猫，甚至连驯良的母牛，它的庄重严肃和昏昏欲睡都只会让我萌生有所保留的信任。至于母鸡，以它那寻找蛞蝓或是蚯蚓时圆溜溜的火眼金睛，我相信它会毫不犹豫地把我吞掉。

三

如今，在这冷漠中，在我们周围一切事物都完全缺乏相互理解的环境中；在这无法沟通的世界，这里每个事物都将自己的目标密封于内心，每种命运都固步自封，生物间的关系只有行刑者和受害者、进食方与被食方。这里没有谁能离开钢铁围墙的世界，只有死亡能在相邻生命间建立残忍的因果关系，从未有丝毫同情在物种之间有意识地飞跃传递。地球上生存的动物里只有一种已经成功地突破了预言的限制，逃离自己的领域跳向我们人类，真真切切地跨越了在大自然令人难以理解的计划下将每种生物隔绝的海岸、冰冷与静默的广阔区域。这种动物就是我们熟知的狗。今天，它所做的在我们看来也许简简单单、平凡无奇，但我们能感觉到它在越来越靠近一个本非出生于此、也非命定于此的世界，而且还做出了我们在一般生命历程中所发现的那些最不寻常、最不可能的举动。人类对动物的这种认知，这种从黑暗到光明的非凡通道是何时形成的呢？是否我们从豺狼中找出了狮子狗、牧羊犬和獒犬，或者是它们自发地来到我们这里的？对此我们无法作答。自人类有发展史以来，它就在我们身边，和现在一样。可人类的历史与人类未曾出现时的历史相比又是怎样？事实是，它依然在我们的屋中，与远古时一样理所当然地在那里，完全适应我们的习惯，仿佛它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与我们完全相同。我们不必获得它的信任和友谊：它生来就是我们的朋友，在眼睛还未睁开时，它就已经是相信我们的。甚至在降生以前，它就已经把自己献给了人类。但是，

“朋友”这个词并不能确切地描述它深深的崇敬之心。它爱我们，尊敬我们，像对一个使自己从无到有的恩人那样。最重要的是，它对我们满怀感激，比我们的眼睛还忠实可靠。它是我们亲密无间又热情四溢的奴隶，没有什么能让它对我们灰心泄气，没有什么能把它从我们身边赶走，没有什么能削减它对我们炽热的信任和爱意。假如一支神族占领我们的星球，人类会面临一个可怕的问题，而它以一种令人钦佩和感动的方式使那个人类智慧将不得不去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它忠实、虔诚、义无反顾地认同人类的优越性，并且全心全意地俯首称臣，不会事后反悔，没有任何重回老路的打算，只保留小部分独立性、本能和性格，以此用于大自然规定的必要生命延续。它怀着一份毫无疑问的确信，一种开放又朴实得让我们有些吃惊的思想，把我们看得比所有其他生物更好、更有力，并且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背弃了自己所属的整个动物王国，毫无顾虑地否认了自己的种族、家族、母亲和后代。

然而，它不只是以意识和智慧爱着我们，还有自身种族的那种本能、自身物种的全部无意识。似乎它想的只有我们，所追求的也只是于我们有用。为了更好地为我们服务，使自身更好地适应我们的不同需要，它已经采用各种形式，能够无限变化本领才能任我们所用。它不是在追逐赛上帮助我们吗？它的腿能极度伸长，它的鼻口又尖又细，它的肺活量能增大，能跑得比鹿还快。我们的猎物是否藏在树下？这一物种温驯的特性已经比我们的意愿还抢先一步，为我们献上了矮脚猎犬，它就像无足的蛇，能潜入最靠近猎物的丛林。我们是否需要它来放牧？同样是那顺从的特性又赋予它这项任务所需的体形、智慧、活力和警觉。我们想让它为我们看家护院？为了让自己的爪子能更强韧有力、更让敌人难以对付，它的脑袋变成又圆又大的形状。我们要带它去南方？它的毛发就长得更短、重量更轻，这样它就能在更炎热的阳光下寸步不离地陪伴

我们。我们要带它到北方？它的脚会长得更大，更适于踩到雪里，皮毛也会长厚，这样它就不会因寒冷而丢下我们。只想让它供我们玩耍、供我们观看娱乐、装饰居家或是活跃家庭气氛？它会装扮得端庄雍容又优雅，它会让自己比一个洋娃娃还小巧，在火炉边睡在我们的膝盖上，或者在允许的情况下，应我们的想象要求，表现得滑稽可笑来取悦我们。

你还未发现，在自然那残酷的重大考验下，一种鲜活的生物会显示出如此类似的驯服性、相似的形态丰富性、同样适应我们愿望的惊人能力。这是因为，在我们所知的世界里，在管辖众多物种进化的各类原始天赋中，除了狗以外，没有哪个物种把心思用在人类的存在上。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几乎已经能深层次地改变一部分家畜，比如母鸡、鸽子、鸭子、猫、马、兔子。可能是这样。但这样的改变不能与狗所经历的相提并论，那些动物为我们提供的服务可以说仍然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怎样，不管这样的印象是纯粹想象还是与现实相符合，从这些改变中我们似乎感觉不到与狗相同的那种经久不衰、防患未然的好意，以及与狗同样的睿智又专一的爱。对其余方面，很可能是狗，或者不如说是它这个种族拥有难于理解的天赋，几乎完全不会烦扰我们，而且我们只知道如何利用生活中的大量机会所提供的各种才能。因为我们对于事情的本质一无所知，所以必须依附于表象。至少，形成一种表象也是美好的。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如同不被承认的国王，生活在孤独的状态下，而这里还有一种生物爱着我们。

不过，实情也许就同这些表象一致。可以肯定的是，在有权利、责任、使命和命运的智慧生物群体中，狗是一种真正拥有特权的动物。在这个世界，它占据了一个出众的位置，足以让所有动物羡慕有加。它已经发现并承认确实存在一位无懈可击的有形神

明，这是动物中独一无二的。它知道将自己最擅长的奉献何处，以及自己所投身的更上一级是谁。它不必在黑暗中、在不断的谎言、假设与梦想中寻找一种完美、出众的无限力量，因为那力量就在它前方，它就在那力量的光耀下行动。它知道我们都不了解的最高责任。它具备的那种道德能超越一切能从自身发掘的道德，并且它能全无反顾和畏惧地将其付诸实践。它拥有全部真理，还有一种确定又高远的理想。

四

一切经过是这样。佩利亚斯患病前的一天，我看到小小的它蹲坐在我的书桌脚，尾巴小心地蜷在爪下，头微微侧向一边，更像在关切与平静地询问我，神情如同一位圣徒面对着上帝。它为之开心的幸福是什么，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那是从微笑中迸发的，是源于肯定一种它自己的生活无法比拟的更高级别生活。它在那里，玩味着、陶醉于我的全部表情，而且严肃又平等地一一回应，让我知道。毫无疑问，那至少借助于眼睛，以这一最精神性的器官传递着我们都欣赏的深情与智慧之光。因此，每次我见到幼小、热情又有信仰的佩利亚斯，它都会给我带来些见识，从不倦的自然深处带来生命最新的消息，让人相信、让人惊奇，仿佛它是自己种族里第一个降生地球的，仿佛我们还在混沌初开的最初时日。与人类仍在黑暗中四处挣扎的命运相比，我羡慕它笃定的快乐，而且对自己说，在一位好主人和自己的狗这两者间，更幸福的是遇到这位主人的狗。

幸运的神殿

我做了牺牲——割舍神圣的地中海上那举世无双的星月同辉